



容貌长得越好，内心善良越少。

武功练得越强，精神越不正常。

眼前这绝美的爷儿，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！



慕千山声音愉快地问秋迪菲：“香香妹妹，你知道平生能让大哥感到快乐的事情，是什么吗？”

秋迪菲不带任何声音起伏很平静地答道：“整人。”

慕千山呵呵笑得开怀不已，继续问道：“那么香香妹妹，你知道能让大哥觉得比整人还要快乐的事，又是什么吗？”

秋迪菲摇摇头。

慕千山双目微眯，一副很是陶醉的样子，轻声慢语地说道：“自然便是，把人整得哭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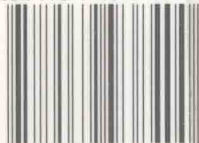
秋迪菲在心里强烈鄙视了一下武林第一的……怪胎。

欲知更多趣事，请从第一页开始屏气凝神，小心笑喷了~！



上架建议 畅销·古代言情小说

ISBN 978-7-5399-3840-0



9 787539 938400 >

定价：29.80元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www.girlbook.cn



莫道未撩君心醉 2

论。刚刚如果不是她装傻装得好提早撤离的话，恐怕今天一定会再也控制不住要喷吐当场的。忍了快一年了，她的胃终究还是到了极限……

秋迪菲，现年十七岁，秋阳山庄三小姐，众人眼里的弱智、白痴加缺心眼。亲娘原本是秋阳山庄庄主秋万年的洗脚丫头，某天在给主子洗脚时，忽被色心大起的老秋同志拽被窝里那个了，彼时此女手上的洗脚水都没来得及擦干……之后便有了身孕，被收编为秋万年的小老婆。

秋迪菲的娘在生完娃后没多久便撒手奔了西。过惯苦日子的人，突然间过上好日子，还真有受不了的。

秋万年老同志一共娶了三房老婆，秋迪菲的大姐和二姐为大娘所生，四妹乃二娘所生。

秋万年在武林人印象里，要名声有名声，要地位有地位，要钱财有钱财。要知道，整个秋阳山，那可都是他老秋家的私有财产。

如此看来，秋万年同志已经是要什么有什么了，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。秋万年打心坎里最想要的，他苦盼了大半辈子也没盼来——儿子！这是他埋在心中一个永不磨灭的希望与梦想！

秋老爷子总是趁着过年过节时对酒当歌的当口，一边舞剑一边悲怆地吟诵他那首自创的《盼子诗》：

人生在世的啥？

不为名气和荣华。

活一辈子图的啥？

有人给咱生男娃！

秋万年的武诗表演完毕后，众人反应往往各不相同。秋阳山庄的弟子们会很热烈且虔诚地拍着巴掌大叫：“师父好剑——法！”秋大、秋二、秋四会默默不语泫然欲泣；秋阳山庄两位夫人的表现，这时是最可圈可点的。她们会悠然自得地端起茶杯轻啜上一口，然后眼神脉脉地望向良人，异口同声对刚刚表演完的秋庄主送去软语温言：你就断了纳妾的念想吧！

秋万年惹不起他这俩老婆，他老丈人是大能人。大老婆的爹是当朝丞相，二老婆的爹是大老婆的父亲。

秋万年是江湖人士和官家之女结为姻亲的最成功典范。从他起，人世间开始无比澎湃地流行这样一句话：朝廷和江湖，就像鱼和水，我们是一家人。

秋迪菲总会在她爹屡屡受挫之后，主动伸出温暖的双手去安抚他那颗受了伤的老

面反而还能有空余位子？

小二哥笑容有点僵，挣扎一下后决定还是继续笑着不翻脸了吧。聪明人没事跟个笨蛋生气，不是智举。

小二哥仍然笑着说道：“是这样的，对面来了位爷儿，阔气！包了亭子不说，还免费请来往女客进去吃白饭，但是男客嘛，就一律不许进了。您瞧，我们这不都是一水的爷们吗？”

秋迪菲心里暗想：挺有意思！这么一位有想法的爷儿出现在秋阳山脚下，该去见识见识！不说别的，省顿饭钱呢。

省一顿饭钱，她便得多攒二两银子。二两银子是不算什么，但她秋迪菲可以积少成多啊。总有一天，等她攒够银子了，她就可以雇一个廉价杀手，帮她把家里的房子连带佣人的卖身契通通烧光。那个破山庄，她真是住够了。房子烧完，偷偷遣散可怜的长工短工们，一起快乐走人。

秋迪菲愉快地转身向对面不要亭走去。当她的两只脚刚刚踏进“亭”里，一道美妙男音翩然传来，那声音里饱含着让每个女子都会忍不住暗中意淫一二下的暧昧。

“这位刚进来的美丽姑娘，不知该怎样称呼？”

秋迪菲顺着撩人销魂的声音望过去，便看到了传说中那位阔气而独特的爷儿。

一望之后，秋迪菲立刻把憨傻挂在了脸上。这次不是装的，而是情不自禁的。

这爷儿长得，太俊！眉眼之间，无不暗藏着挑人心弦的魅惑风情。

秋迪菲憨傻地笑着回答道：“在下是秋阳山庄庄主秋万年座下弟子左香香。不知大哥怎么称呼？”

俊爷儿扑哧一笑。大哥？居然有人这么称呼他。

他嘴角轻挑，柔声说道：“香香姑娘不如就唤在下‘大哥’吧，这称呼，我喜欢！”

秋迪菲继续憨傻地笑，然后仿若纯真地开口问道：“大哥，那，在哪儿吃饭？”

俊爷儿眉毛微扬，摄人心魂的魅惑风情在眉目转动间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。朗笑过后，俊爷儿道：“香香姑娘，不如就与我同桌吧！”

秋迪菲大大方方地走到俊爷儿身边坐下。等菜一上来，小姐儿傻眼了，她开始怀疑自己是牛羊马兔子之类的动物了。满桌子菜，清一水的绿莹莹，别说肉，连点儿荤腥儿都瞧不见。

秋迪菲瞪大了眼睛问俊爷儿，“大哥，今天是初一还是十五？”

俊爷儿对她展颜一笑，面比桃花还艳俏三分。不过秋迪菲觉得，这笑美则美矣，然而却不是发于灵魂之中真正的笑。这笑容看起来，总让人忍不住想竖汗毛。

俊爷儿抬手拿起筷子夹了口绿草叶……那个，绿菜叶，送入口中说道：“香香妹子，大哥并不过初一十五的，大哥只是最近比较钟情于素食。食素好，活得健康。”

秋迪菲想哭。素食……若要这么算的话，她这顿饭其实省不下二两银子，因为这些





廉价的菜叶子，根本用不上那么多本钱。

秋迪菲哭丧着一张脸拿起筷子开始夹菜。没肉也得吃啊，谁叫自己饿呢。不够二两银子便不够吧，好歹菜再便宜也是免费的。

“香香，怎么不高兴的样子？难道说你不愿意与大哥同桌共食？”不知道为什么，俊爷儿语含关怀的问话，竟让秋迪菲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

没错，就是毛骨悚然。

被一屋子妖娆的大姑娘、小丫头愤愤地盯着瞧，怎么会不毛骨悚然？

秋迪菲不禁在心中长叹一声，“唉！此人心眼儿实在坏坏的啊！这难道不是故意把我往被众多少女怀恨嫉妒的大火坑里推吗？”

秋迪菲做出憨纯的笑容来，望着俊爷儿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正好说反了呀。我其实是惆怅这顿饭吃过之后，就再不能跟神仙一般的大哥你同桌共食了！”

俊爷儿闻言眉梢轻挑，对秋迪菲轻飘飘地说道：“你这丫头看着挺愚钝的，倒是很会说人爱听的话。”

秋迪菲嘿嘿傻笑着，尽量显得无知与随意地问道：“大哥，你为什么只免费招待女客，却不招待男客呢？”

俊爷儿展开一抹颠倒众生的笑容说道：“因为女人很香很干净，男人太臭太脏了。”

秋迪菲很想跟着再问一句：那大哥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不过她没问。

她是装傻，不是真傻。这个比桃花还妖娆的男子实在让她觉得诡异。

她此刻有点后悔了。为了省那二两不到的破银子，来吃顿草叶子不说，还被个怪人盯上了。

快扒了两口饭后，秋迪菲放下筷子对俊爷儿说道：“大哥，呃……我吃好了，那个……吃完是不是可以走？”

俊爷儿开怀一笑，说道：“香香妹子别急着走啊，你瞧这满屋子的姑娘，谁都没急着走不是。再说，香香吃好了，大哥可还没吃好呢！”

秋迪菲心里开始不安起来，她拿不准自己今天遇上的这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主儿，他心里打的究竟是怎样的算盘，为什么会这般的难缠。

惴惴不安间，秋迪菲在心里对自己道：记住，以后不要随便吃人家的东西，尤其是免费的，天下没有免费的饭菜！看，吃完不让你走了！

秋迪菲讷讷地对俊爷儿说道：“大哥，呃……其实小妹还有些事急着去办，不如就先行一步可好？”

俊爷儿一边姿态优雅地夹着菜，一边对秋迪菲说道：“香香，就等大哥吃好你再走吧。我看，倒也不差在这一时。”

秋迪菲听明白了，敢情这位美貌大哥是使着软暴力拦着她不许走呢。



三、同门内讧小姐无辜



黑衣人看着秋迪菲不屑地说了句：蠢货。

秋迪菲在心里暗暗接了两个字：是你。

秋迪菲这种在心里接话的本事一向强悍而且及时，而且自己开心别人还不知道。所以她是个内心世界非常强大的人。

秋迪菲表现得蠢，不代表她真的蠢。她猜的如果不错，慕千山在他自己身上涂下赤炽粉，在满屋子女子的饭里下了迷魂香，不是他想跟这些女人以及她合欢，而是，他想告诉黑衣人：别碰我，否则，你会跟女人合欢。

而黑衣人果然害怕与女人合欢，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秋迪菲得意地暗自忖度：不要小看黄花闺女的武林经验，这明摆着，黑衣人练的是童子功呗。准是他一碰了女人就破功，然后立刻从高手——应该是高手吧，都敢跟武林第一的人那样叫嚣了——变为菜鸟，很菜很菜，没有一点荤腥儿漂浮的菜鸟！

至于慕千山自己为什么不怕赤炽粉，秋迪菲大胆地假设着：可能武林第一这位大爷，其实是位假大姐。不是说有种独门武功，叫做什么什么的，高深无比，但是练的人都做不成爹的吗？没准就是这样的！

秋迪菲的想法的确有她的独到性和合理性，但是大闵王朝其实是不时兴练《葵花宝典》之类切鸟秘籍的，大闵王朝的男人们都跟秋万年老同志一样，把后人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要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秋三姑娘的分析虽然有其独到性和合理性，但不得不说，她犯了一个很明显的常识性错误，那就是，下毒的人凭什么没有毒药的解药？

按经验来说，一般的武林人士都讲，春药是没有解药的。

瞎说！谁说春药便没有解药？

借口！就是为了最终泡妞儿成功，才说春药没有解药，才说自己中了毒。呸！

慕千山这位大帅哥很明显早已经服过解药了。

秋迪菲一屁股坐在刚才自己吃饭的那张椅子上，双眼噙泪地望着慕千山，可怜巴巴地对他开口说道：“大哥！能不能让我身上的什么魂什么香的，一炷香之后不要发作？”

慕千山兀自从怀里掏出一块锦帕，举止潇洒且迷人地揩拭着刚刚被他自己喷溅在衣衫上的茶渍，他一边擦一边闲适地对秋迪菲答道：“当然可以。你只要乖乖地坐着别动，



四、秋三姑娘怎解春药

秋迪菲怒吼道：“蠢货，我先砍了你再说！”

秋迪菲的武功，很另类。

武林中人，用剑者，多谓之曰：刺——一剑刺下去，但见那人身上肉窟窿毕现，鲜血滋滋向外狂蹿着。

武林中人，用刀者，方谓之曰：砍——一刀砍下去，只见那人头颅像被切开的烂西瓜一样，连血带浆向两边轱辘轱辘地滚开了。

秋三小姐很有武林创意，她提着剑，但狂吼曰：我“砍”你！

黑衣人脸上充满了轻蔑的表情。他觉得秋迪菲在武林中的存在，是剑的耻辱，是刀的悲哀。他抬起手臂，手掌暗运劲道，准备一招之内毙了这蠢货秋三的命。从此，替剑求得解脱，替刀留得清白。

秋迪菲提剑便砍，眼看剑身马上就要接触到黑衣人运了掌劲的手臂——也就是说，眼看她就能被黑衣人的内力震残震死——便在这时，悠然自得坐在一旁的慕千山，绝色脸庞轻轻侧向窗外看着风景的慕千山，被一缕清风淡淡扫过芙蓉面的慕千山，美得有如画中仙子一般的慕千山，风吹草动千山不动的慕千山，云淡风轻地开口说了几个字。

他的声音极轻，仿佛那几个字刚从他嘴里溜出来，只转瞬的工夫，便已经消融在空气中。不过秋迪菲却仍是听得一清二楚。

他道：“香香，给你解药。”

于是，秋迪菲猛地收了剑，猛地一个脚步飞旋，凑到慕千山身边。

黑衣人的掌劲已经开始向外发送，但在秋迪菲突然于眼前消失的情形下，为了爷们面子，他只能强作一脸游刃有余地、生生地把余下掌力全部咬牙收回。

不收回准拍墙上，到时候丢人不说，指不定他跟墙谁更疼一点呢，所以必须得把劲道收回来。黑衣人悄悄坐在一边，暗暗调理着自己有点紊乱的内息。

秋迪菲扑到慕千山身边，以绝对的企盼之姿望向绝色男子说道：“大哥，您是要给我解药了对吗？给我吧，求您快给我吧！”秋迪菲约摸着自己也就剩那么一截小香头的的时间了。

慕千山把头轻轻转回一些，一脸明媚地笑着对秋迪菲说道：“香香妹妹，大哥刚才

慕千山看着兀自纠结的黑衣人朗朗笑道：“师兄你何不亲自来试试呢？一试之后自然便可知道，千山体内的功力，到底是有还是没有。师兄，其实这个可以没有，真的可以没有的！呵呵呵……”

黑衣人还想吐血，眼前这男子千真万确是在气他呢！

慕千山第四次端起茶杯，然后笑眯眯地看了一眼站在身边一动不动的秋迪菲。她真的，一动不动。

很好，这杯茶终于可以放心喝下去了。

可就在他口含温茶欲咽未咽的时候，黑衣人夹带着有如万马奔腾般的千钧力道，抬掌向他的头顶狠狠拍过来。

一边拍还一边张大嘴巴狂吼道：“慕千山，老子今天豁出去了！老子便赌你没有内功！赌你头发上没撒赤炽粉！你给老子拿命来！把天阙心经交出来——”

以上话很长，但不代表黑衣人与慕千山之间距离很远，那只是慢镜头回放。高手过招，彼此纵有千百米远的距离，一旦过起招来，身影一个轻轻晃荡，也就到眼前了。整个过程那可真是有如白驹过隙……转瞬身影便可晃至眼前……再继续而擦肩一过……

当黑衣人张大嘴巴把最后的音节拉长在“来——”上时，三件事，在这一瞬间同时发生了。

第一件，慕千山百般挣扎，在咽下与喷出之间，最终为他的第四杯茶选择了这样一个宿命：一半咽下，一半喷出，额外又伴随了数声咳嗽。

第二件，本该被点了穴不能动的秋三姑娘“诈尸”了，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在黑衣人对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向他成“来”字发音口型的大张的嘴巴里，撒进去一大把未知粉末。

第三件，秋三“诈尸”撒粉末事件发生得实在突然，黑衣人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，愕然提早结束了“来”字的长长发音，然后再次中途凝住掌心的力道，人亦停住，并把未知粉末，很缺心眼儿地不小心悉数吞下。

三件事并发后的小香头时间里，三个人皆保持着沉默。

嗯？三个人？原来屋子里的其他女子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然后，黑衣人倒下去了。他一边倒下去，一边对秋迪菲念念不忘地喃喃骂道：“你这个狡猾的蠢货！”

然后，秋迪菲在解开与不解开身上衣衫的满心矛盾中，一边揪扯着自己的衣服领子，一边将自己的头猛地往墙壁上撞了过去。

她一边倒下去的时候，一边不忘对慕千山殷殷叮嘱道：“天下第一的牛叉大爷，我不是想自杀，我但求晕不求死！我只是来不及等你的解药了，再多等一下，恐怕俺就快乐地去脱自个衣服了！千万别埋我……其实我还活着……”





然后，慕千山在没人看见的时候，双手几乎像在颤抖一般的，端起第五杯茶，尽情饮下。

饮毕，仰头长啸：“老子我好歹是天下第一的牛叉大爷！我就不信，我今天喝不到一杯完整的茶！”

秋迪非是被晃荡醒的，不是被人，而是被马车。

她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躺在一辆颠簸行驶的马车里。她定了定神，慢慢回忆起前尘往事，然后腾地一下坐了起来。

一道温柔的男声悠然传进她的耳中，“香香妹妹总算肯醒来了，你这一睡，大哥当真是无聊得很！”

秋迪非慢慢转头，双眼定在一张绝色面容上。

唉，还不如不醒了，梦里可没有这么个能缠人的诡异煞星。

秋迪非强颜欢笑地对慕千山说道：“慕大……大爷，这事都过去了，您看，我是不是也该回我们秋阳山庄去了？”她本来想叫大哥，后来舌头一转，感觉还是叫大爷人家能更爱听些。

慕千山微笑说道：“香香真是见外，怎么总是急着要走呢？你走了，大哥可是无趣得紧。来，香香，把这粒药丸先服下去。”

说罢，慕千山递给秋迪非一颗碧玉青葱的美丽药丸。秋迪非将药丸接过来，放在掌心仔细地端详着。然后，看着看着，再次泪流满面。

她听人说过，一般越是美丽的，便越是有毒的。这药丸实在太美，色泽像晶莹的翡翠一样，所以，它绝对是粒剧毒无比的毒药——绝对是！

秋迪非带着一脸可怜兮兮的小模样，一双大眼让泪水刷得比手里的药丸都亮，她看着慕千山哀哀切切地说道：“大……大哥，咱俩怎么还没完了呢，你怎么还给香香下毒上瘾了呢？我这身上的……那个什么药的药劲刚过，你就紧跟着又要给我续上一颗不知道是什么药的药。大哥啊，香香现在已经没什么其他想法了，就只求您能给我个痛快话，您究竟想让香香如何？”

慕千山表情不变，依然温暖如初地微微笑着说道：“香香，你将它吃了，然后大哥再细细告诉你这颗神丸的功效可好？”

秋迪非哆嗦着手臂颤声问道：“要……要是不吃……呢？”

慕千山笑容愈发明快，“香香，想必我俩在经过刚才那番甘苦与共之后，此刻在你心里，早已经牢牢记住大哥的长相了吧？”

秋迪非再没二话，仰起脖子张开嘴巴飞快一扬手，便把掌心的药丸吞进了肚子里去。不吞不行，慕大爷放话了，似乎要灭口。

慕千山呵呵笑着，样子看起来开心极了。他一边笑一边看着秋迪非说道：“香香啊

香香，大哥本以为你只是个愚笨呆傻的女子，却万万想不到，你竟能与我心意相通。不单领会了我的心思意图，更能抵挡住迷魂香的药力，并假装被我点了穴道。单单冲着你这份灵透和耐力，大哥实在想不到有谁会比你更加适合服下这颗碧玉通天丸！”

刚刚在“不要亭”里，在秋迪菲扑向慕千山时，慕千山偷偷塞进她手中一包粉末儿，并在她开口对他说话之际，他以她的声音作为掩盖迅速对她说了几个字：找机会让他服下。

然后慕千山便对她大声说道：“香香，给你解药……也没用了，你，就要发作了。”

然后秋迪菲提剑要抹脖子。

然后慕千山点了她的穴。

然后她抹脖子未遂。

然后她惊奇地发现，她的穴道仅仅是麻了一下而已，她全身根本就还是可以动的。

秋迪菲只是装傻的，她其实很聪明，所以她没有表现出自己其实没被点住。她手里悄悄攥着那包粉末儿，仔细思考着慕千山的那句话。本来她有点纳闷，慕千山不是武林里功夫第一的牛叉大爷吗？对付区区一个黑衣人，怎么还沦落到要悄悄委托她，一起帮忙撒药的地步了呢？后来当她听黑衣人说练天阙心经的人，在满功前将有十二天内力全失时，她心中便豁然明了了。他慕千山此时此刻，的确是没有内力的！

其实她在心里也是小小挣扎过一下的。帮不帮慕千山呢？帮他的话，这人心眼儿太多，正常人根本就揣度不出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，帮完了，也不晓得他会不会因此就能善待自己。而假如不帮他的话，黑衣人对她似乎更加恨之入骨一些，总是一副先除她而后快的臭德行。要是黑衣人最后胜利了，到那时恐怕她便彻底丧失生存余地了。

所以挣扎过后，她最终决定，在助哪个纣都是为虐的情况下，还是助熟一点的这个好了。毕竟相处的时间更长些，可能感情更加深厚些吧。秋迪菲有如见过鬼一般地想着。

在决定好自己将怎么做之后，秋迪菲发现她身上的迷魂香药力开始发作了。

燥！很燥！非常燥！

渴！很渴！非常渴！

黑衣人他大爷的！倘若他再婆婆妈妈个没完不出手的话，她想，下一刻她肯定再也忍不了了。不是她仰脖子把粉末儿自己吞了，就是她从地上捡起剑来狠狠地抹了脖子。

秋迪菲刚吞完慕千山交给她的碧玉药丸便后悔了，她又恨不得能立刻拔剑抹了自己的脖子！

不是说眼前这位大哥已经没有内力了吗？那自己还怕他作甚！即便四脚猫的功夫她没有练成，但三脚猫的功夫总还是掌握得不错的。搏一搏，应该还是有逃生的希望的，人活着就该有梦想不是吗？！



慕千山双目微眯，一副很是陶醉的样子，轻声慢语地说道：“自然便是，把人整得哭了。”

秋迪菲在心里强烈鄙视了一下武林第一的……怪胎。

慕千山伸出一只手，探到秋迪菲面前，托起她的下巴，把无辜少女的一张白皙脸颊微微抬起，然后用他魅惑人心的双眸，紧盯着少女盈盈流转的大眼睛，柔声问道：“香香，猜一猜最能让大哥感到极致快乐的事情，会是什么？”

秋迪菲努力克制着自己，不让自己的神智游离在那片仿佛深渊又似深海的绵柔目光中，她轻轻开口答道：“该不会是，把寻常的人整得发疯吧！”

慕千山眸光骤然一冷，托着秋迪菲下巴的手倏地收回。他声音冷冷地对秋迪菲说道：“你倒不是真傻。把屋子里的灰尘清扫一下，我们这便要渡功了。”

秋迪菲在心中长叹一声。眼前人可真是喜怒无常的最杰出代表，说不高兴便不高兴，说吊小脸子便立刻被驴精附体，脸拉得那么长那么长……

同时她还发现另外一件事，但凡她答不出他慕无常所提的问题，他便会心情大好兴致奇佳；而一旦她抽冷子回答出来了，他便会立刻甩脸子，变得极其不开心以及苦大仇深。

秋迪菲暗想：难道这真的应了那句话——彪悍的江湖爷们最爱的，不是小娘子过人的头脑，而是那一整片傲人的胸襟？

低头自顾，遍寻不着高耸，却只有那两个小小馒头暗藏。还是算了，本就不是讨人喜欢的体质，又何必过于强求啊……

事实证明，秋迪菲虽然不是真的傻，但她的想法也不见得是次次精准的。

慕大爷不高兴了，这倒是真的。但不高兴的原因，却并不是秋迪菲所想的那样——他是因为她变得聪明了，可以回答出他的问题了，他才不高兴了。

他的不高兴，其实来自于一种意外失败的惊奇之中。

从来没有人面对他施展了摄魂咒的双眸时，可以做到保持清醒神智如昔。而眼前这不起眼的小姐儿却做到了！她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例外。

他记得他那癫狂的师父曾经说过，人只要有欲望，不管是什么欲望，只要他有，便一定逃不过摄魂咒。

他从来不相信，在这个尘世中会有那种，内心澄净得连一丝杂欲都没有的人。从来不信。

他以为没有，可眼下却偏偏遇上了一位。

慕千山看着眼前因为清扫灰尘而不住咳嗽的纤细女孩儿，心头泛起生平第一抹蕴涵着淡淡讶然的疑惑。

秋迪菲清扫完灰尘后，微微气喘地走到慕千山身边，伸手递给他一根布条。这是她刚刚躲在一旁，从自己里衣下摆用力撕扯下来的。

她望着慕千山，呼吸间声音微微轻颤地说道：“你答应过我的，蒙着眼睛！”



红衣人边看边在心中美滋滋地想：蠢妞儿，练剑也不知道避一下，让老子知道你的步伐走位了吧！等下比起来的时候，老子上来就给你个先发制人，看你输得哭鼻子不！

慕千山看着秋迪菲剑花翻飞的身影，心头被意想不到的惊奇大大地震动着。

他想不到，她居然是这样的练法。原以为她蠢，可她竟是这般的聪慧机灵。

秋迪菲把天阙剑法练完一遍后，对着红衣人大声说道：“好了，咱们开始比吧！”

红衣人狂甩着袖子无比自信地冲向秋迪菲。他觉得他把她的剑招都看得透了，他有绝对的把握让她在三招之内，便拜倒在自己的红外裤下。

一个纤瘦的少女身影裹着一道银色剑光，一个红乎乎局部有明显尘土痕迹的大肉团，二者霍然缠斗在一起。

三招过后。纤瘦少女执剑而立，剑尖直指前方——某个被打趴在地上的红肉团的头顶。

红肉团无法置信地用两只手猛捶地，捶啊捶，捶起千层灰万层土……红肉团在这片他亲手酿造出来的人工沙尘暴中大张着嘴巴，一边吃进尘土无数却不顾，一边伤心懊恼地大声悲鸣着：“蠢妞儿你要赖！你刚才明明不是这么走位的，怎么一上场试试你脚下的步子全变了呢？要不然我根本不可能输给你！”

还是那句话，谁傻谁知道。

秋迪菲在练剑的时候灵机一动，把慕千山教她的三招天阙剑法，从后往前倒着使了一遍。目的很明显，就是为了混淆红肉团的视听。而当她跟红肉团真正比试时，她又完全按着正常顺序使出了剑招。结果红肉团一点没辜负她的期望，完全上当了，干净利落的三招之内就趴在了她的小白裙下。

慕千山走到红衣人身边，笑咪咪说道：“师兄，愿赌服输！”

红衣人从地上爬起来，非常激动同时也非常愤怒地对慕千山大声咆哮道：“我竟然输了！我竟然真的输了！我竟然输给一个蠢妞儿！耻辱！天大的耻辱！我告诉你慕千山，别以为我不跟你抢天阙心经你就太平了，倒下去我一个，还会再站出来五六七个人，你等着瞧吧！”

红衣人的“吧”字刚一说完，整个人便像只浴血蝙蝠一样，扑腾着大袖子在一片破房顶上飞掠而过。

秋迪菲想着他叫自己的那声“蠢妞儿”，心里很是不爽，便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来，手上暗暗运了功，然后用力一掷。只听在石头破空划过的声音之后，紧跟着的是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和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以及脚下地面的微微震颤。

秋迪菲听完这一连串的美妙声音后，甜甜地笑了——活该！

而慕千山微侧过头看向身边少女时，双眸中骤然精光流转，若有所思。

原来这妞儿不只是哭的时候颇美丽动人。

原来这妞儿在发自内心地笑着的时候，竟然也是清丽无匹的。





妙人儿啊！

秋迪菲收起剑，抬头问慕千山，“刚才那个人，就叫做红衣人吧？”

慕千山略有惊奇地挑高眉点点头道：“香香妹妹居然能通过我黑衣师兄的名字，举一反三知悉我红衣师兄叫什么，果然聪慧灵透！”

秋迪菲继续大胆推测道：“红衣人说，他倒下去了，还会再有五六七个人站出来的。这五六七个人，不会依次是橙衣人、黄衣人、绿衣人、青衣人、蓝衣人和紫衣人吧？”

你家师父有彩虹癖吧？！

慕千山瞪大眼睛笑容无比灿烂，说道：“香香妹妹真是好聪明，居然连这个都能被你猜中！不错，的确是他们。香香，大哥再多问你一句，你能不能猜到我在没有接任天阙宫宫主之位以前，是叫什么吗？”

秋迪菲想都没想，脱口答道：“白衣人！”

慕千山哈哈大笑，快乐无比地说道：“错！我还是叫慕千山！”

秋迪菲强迫自己瞬间变为残障人士，一定要无视他的变态快乐。

这个武林太疯狂！武功最强是大疯子兼臭流氓！

让红衣人这么一闹腾，小半天便过去了。

慕千山对秋迪菲说道：“香香，咱们今天不走了。等下我们渡第二次功，明日再继续赶路。”

秋迪菲无条件地服从指示。没办法，你有毒药你便是爹，我吃了你的毒药便是你三孙女。

其实，又差辈了……

秋迪菲给慕千山渡完第二次功时，觉得浑身的乏力之感更胜之前那一次。

等她渡完功穿好衣服，连眼皮都快没有力气抬起来了，却仍然执著地、倔强地、死撑着对慕千山道：“慕大爷，我不求您别的，您就给我句实话成吗？这七次功渡完之后，我是不是会累死？或者直接变老太婆？这渡功，太邪门了……我不行了……我来不及等你的答案了……等我睡醒后……你记得告诉我……啊……”

秋迪菲连破桌子都没顾得上倚，直接委顿在地上昏睡过去了。

慕千山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。

他知道渡功会让人倦怠异常，却想不到竟能异常得这么夸张。看着秋迪菲那副毫无生气的样子，连他都觉得，这功若是再渡下去，恐怕她真的会在七次过后累死，或者直接变成阿秋婆。

慕千山掏出瓷瓶，倒出仅剩的两粒百花丹，自己服了一粒，把秋迪菲从地上扶起来，又喂了她一粒。

他在心里暗暗思忖：百花丹已经用光，看来务必要在今晚到达百花谷了。

心下有了合计之后，慕千山站起身来，将秋迪菲打横抱在怀里，向破屋外走去。

抱着怀里的小雏儿，慕千山心中有这样一番刻骨感觉：一身骨头没有肉，还真是挺硌手！

她怎么会这么瘦？看这丫头挺馋的样儿，真不知道她平时把饭都吃哪儿去了。干吃不胖脾气大，莫不是有什么亢症吧？嗯，不过小脖子细细纤纤的，倒不像是有什么亢症。

武林第一的牛叉大爷，怀里抱着个昏迷的小姑娘，身上没有着外衣——那件锦衫正铺在破屋的地上——两人立在一匹旷世懒马前，而牛叉大爷正满心闲情逸致地研究着昏迷姑娘的细脖子。

场景很诡异。让人觉得，慕大爷他怕是吃撑了吧？他是吃饱了没事做闲得慌吗？

慕千山先把秋迪菲放置在马背上，再解开拴马的绳子，纵身一跃，自己也骑了上去。

上马后，他把秋迪菲揽进自己怀里调整好位置，开始策马狂奔。

大懒平时懒了些，可跑起来还是很争气的，四只蹄子甩开来，竟很有骏马奔腾的样子。

秋迪菲在剧烈的颠簸中醒了一下，她发现自己正坐在马背上，身后靠着一堵热乎乎的墙。她觉得这堵热乎乎的墙靠起来，真是比那条破桌子腿舒服千百倍不止！她在这片热乎乎的舒服里，情不自禁地翘起嘴角，带着甜兮兮的笑容，再次坠入昏睡中。

慕千山在低头看到自己怀里屁大丫头脸上那甜美浅笑后，心头猛地漾起两个字来——惊艳！





七、牛叉大爷择妻理论



秋迪菲是被一地的拜倒声给嚷嚷醒的。

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天色已经全黑。她坐在马背上，迷惘地看着一地人向她行超级跪拜大礼，嘴里还整齐划一地高喊着“宫主福厚过天、寿长过仙”的雄伟口号。

在这声声震天的呼喊中，秋迪菲于初醒的蒙昧之中不禁有些茫然……然后觉醒——这些人不是拜她，是在拜慕千山！

那么，慕千山人呢？

她恍然间觉得自己背后靠着的那堵暖墙在动。

准确地说是在震动。

更准确地说是胸腔在震动。

用最准确的话来说便是：慕大爷正在对跪拜一地的人发号施令，所以胸腔在震动。

秋迪菲听到身后的慕大爷对拜在最前边的超级大美人吩咐说，他要在这谷里待上十天，让大美人安排好一切。

秋迪菲便想，谷是什么谷？

秋迪菲又想，是了，谷是百花谷。

领头的大美人在接了她家宫主的意旨后，率领排在她玉臀之后的一千人等，站起身来侧到一旁去，让出了进谷的一条小路。

于是天阙宫宫主、武林第一的牛叉大爷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以一种“此山是我开、此树是我栽、此谷归我管、爱来我就来”的无敌领袖气质，策马奔进了谷是什么谷之中……留下身后众人痴痴呆呆地凝立于原地，心潮起伏，思绪万千，浮想联翩……

宫主大人，没穿外衣哎……

怀里还搂着个小妞儿哎……

小妞儿一看就累得要死要活哎……

哦……那将是怎样一番别开生面的活色生香哎……

秋迪菲坐在马背上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大……爷……哥……这里是百花谷？”

慕千山刚刚就已经发现秋迪菲醒过来了，只是她没说话，他竟也难得好心地顾念她

一路辛苦，便也没有开口说话去逗弄她。

此刻慕千山听到她先开了口，便也跟着开了口。他笑着答道：“不错，这里就是百花谷了。”

秋迪菲听着慕千山的声音从自己身后传来，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：此刻，她正与牛叉大爷同马共骑！

回想起慕千山之前那套“共骑女子为吾妻”，简言之为“骑妻”的变态理论，秋迪菲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。

谁做他妻谁倒八辈子霉！没见过天天不用吃饭的，就吃药，一会儿是毒药，一会儿是补药。生命不息，中毒不止，谁为他妻，生不如死！

慕千山策马奔到一处造型细致精美的木房前停了下来。当牛叉大爷从马背上一跃而下后，他发现秋三大姑娘正骑在马背上，发着表情很是惊悚的恐怖呆。

慕千山挑着眉轻问秋迪菲：“香香，可是骑马还没骑过瘾吗？”

秋迪菲被慕千山的升调疑问句，从一片云雾蒙蒙的迷思之中霍然唤醒。当她低头看向正在地面上，抬头仰望着自己的牛叉大爷时，立刻惊觉此时二人上下所处位置，着实太不符合彼此的身份地位。那可是武林第一的主儿，让这么牛叉的大爷仰起脖子去看别人，岂不扯乎！

秋迪菲赶紧敛回心神，麻利地从马背上跳了下来。

双脚沾到地面之后，她看着慕千山，脸上开始浮现出越来越强烈的，在欲言又止和不得不说间交替挣扎的痛苦表情。

慕千山一边欣赏着秋迪菲瞬息万变的纠结样子，一边怡然地开口问道：“香香妹妹可是有话要对大哥说？”

秋迪菲狠了狠心、跺了跺脚、咬了咬牙，下定决心后猛抬起头，对着慕千山充满玩味儿的晶亮眸子，一鼓作气地开口说道：“没事！”

还是不问了吧。

用老太太牙缝儿里的剩菜叶想都能想得到，她要是开口问：“慕大爷，你曾说跟你同乘一骑的女人只能是你的妻子，刚刚咱们已经一起骑马了，那我今后怎么办啊？”这话怎么听起来它都像是花痴一朵，在将逼婚进行得赤赤又裸裸！

所以，没事！就不信你能主动跟我提这茬儿。

就在秋迪菲于心中暗暗做着如上一番考量的时候，无孔不入的慕大爷冷不丁地开口问道：“香香，可还记得大哥曾经跟你说过的话？”

秋迪菲顿时摇摆如暴风中之弱质杨柳，颤抖如簸箕上之癫狂筛糠。

她决定装傻。带着一脸几近扭曲的神情，秋迪菲讷讷答道：“大哥！其实香香还小，实在不适合谈婚论嫁。即便不小，香香没爹没娘，福薄克郎，也是不宜嫁人。而且，香香一生别无他愿，只想做个优秀的姑子而已。如此便可以青灯常伴，可以与佛祖同在，可以吃饭不花钱，睡觉不要银子，不用为每天穿哪件衣服烦恼。等到三五十年之后





熬到住持之位，香香这一生便是圆满了！”

别以为我口才不好，只是平时不爱跟你计较！

慕千山听完秋迪菲的一番废话，呵呵鬼笑个不停。

他望着秋迪菲道：“香香，莫不是大哥的话没有说清楚，让你会错了意？我问你可曾记得我跟你说过话，是我们在百花谷渡功会有天然百花做屏障，如此你我二人便不必再蒙布条了。我本意不过是想在明日白天时，带你逛一逛这谷中的奇妙风景罢了。”

秋迪菲转瞬便将自已坠入痴呆之境。

慕千山紧跟着面容一紧，满脸嬉笑瞬间不见，剩下的是有如操办丧事般的严肃和冷凝。

一个香屁的时间过后，牛叉大爷冷声冷气地对痴呆游离中的秋三姑娘问道：“香香你可是在欲擒故纵？提醒大哥我别忘了当初立妻的承诺？”

秋迪菲惶恐不已，猛烈地摇着头以示否认。

慕千山阴柔微笑着说道：“香香，忘掉刚刚，那只是个意外，不作数的。将来这马背上的女人，便是不美过我，也须是天下第一的美女才行。这间木屋你住，进去休息吧，等下会有人来送些衣服食物给你。明天晌午我会过来带你去渡功。进去吧，记住，别胡思乱想，妄想些不切实际的事，渡功时会容易走火入魔的。”

秋迪菲逃一样地钻进木屋。她一边惊魂未定地拍着自己的胸脯，一边思绪凌乱地做着听宫主发言后的总结：

其一，一方面来说，他看不上她，这是件好事；另一方面来说，呸，各花入各眼，将来她要真做了姑子，那也肯定是佛界的一个美丽传说！

其二，一方面来看，该君极度自恋，他觉得自己太好看；另一方面来看，该君的想法其实是对的，他的确太好看。

其三，慕大爷他似乎在感知上存有一定的偏差，他觉得她妄想他……再呸，谁妄想他谁是猪，谁妄想他谁全家都是猪！

其四，下面的结论是经过深刻推理后得出来的，那便是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该君将来马背上的女子，应该就是她二姐。

去年的天下第一美女排名，第一名是位尚书千金，她二姐第二。但是最近听说，在今年年初时，尚书千金一夜之间起了满脸的包包。名医没少看，可是谁也不敢确诊。后来还是一位上了年纪、很老还没有死的资深宫廷御医大胆下了定论：当此千金年华老去之后，此包自然会随着岁月一起消弭掉的，毋庸过多烦恼。

尚书听完这番诊断后，一口浓痰吐在老不死的御医门前，痛心叫嚣道：“用你废话！等她年华老去消包了又有个屁用！我闺女等到那时候再选第一美人，人家还能让参赛吗？庸医，你别再浪费人间的稻子了，收拾收拾去世吧！”

于是，前第一名由于青春包包的存在，已经在赛前被大家心照不宣地淘汰掉了。于是，她二姐即将稳稳获得新一届第一美女的荣誉称号，从而为她亲娘争光，为她亲爹秋

万年争光，为整个秋阳山庄争光。

所以，她将来极有可能会成为，慕千山这个喜怒无常的妖人之三小姨子！

有什么，是比吃一口沙子还要牙疼的呢？

答曰：吃两口沙子。

有什么，是比成为慕千山马背上的女人，还要悲惨不堪的呢？

答曰：成为他的小姨子。

秋迪菲带着一身冷汗开始认真地思考起来：当今天下，究竟是哪座山上的姑子庵，将来的发展前景会更好一些呢？

慕千山把秋迪菲抱上马的时候，的确没有想起过自己曾经说的话。而实际上，那番话根本就是慕千山顺嘴胡诌的。慕大爷当时见马车被秋迪菲一巴掌拍毁了，怪人的怪脾气便暗中发作了。

他慕大爷从来不是一个宽容得了别人在自己眼前恣意放肆的主儿。他最初的想法是：既然你有本事毁了马车，那么也就要有本事承担马车被毁的后果。于是便有了那套骑妻理论。

而当他自己都快要忘了这事的时候，那丫头却又把它拿出来说了。

慕大爷很怪，真的很怪。

我欲给你的时候，由不得你不要；我没想过给你的时候，也由不得你索要。

大爷我对你有怜惜之心是可以的，但你自己不该由着大爷对你的纵容，就起了妄想之念。要知道，你不过是一个渡功用的屁大丫头而已。

瘦瘦的，不算特别好看，没大没小的，倔得要命，又傻呆呆的。想做慕夫人？绝无可能。

哪怕瘦得还有点楚楚怜人的劲儿吧；哪怕这屁大丫头有时看起来也是让人惊艳的吧；哪怕没大没小的时候也不是让人特别恼火吧；哪怕倔得也挺有几分招人疼爱的味道吧；哪怕有时傻呆呆的，但其实那是屁大丫头在揣着一肚子的心眼儿假装无知吧。那又如何？慕大爷的心，又岂是这种平凡女子想要便可得到的？！

月朗朗、星璨璨的明媚夜色里，也不知这位喜怒无常的牛叉大爷，究竟是在跟谁较着劲儿。

按慕千山的性子，如果此刻他知道秋三大姑娘，是真的怕跟他沾染上任何瓜葛，而的确起了做姑子的心思，不知他会不会在惊怒之余，真的封了此姐儿做马上之人呢？

武林第一的牛叉慕大爷当真是：

送上门来的，我偏偏不要；

你不想给的，我又偏偏好；

唾手可得的，得来也丢掉；

求之不易的，偏就要得到。

此实乃，人间之极品贱叉是也！

